



一只被割过鹿茸的梅花鹿，又重新长出一副新的茸角。它的茸角一年要被采割两次。



梅花鹿被麻倒后，工人熟练地用钢锯将鹿茸采割下来，整个过程大约7分钟左右。



一只刚刚被割去鹿茸的梅花鹿，还在麻药的作用下昏睡。



工人将止血药抹在鹿的伤口上。这种止血药是用刺筋草、陈石灰、龙骨粉混合而成，据说有止血止痛功效。

采茸季

□文/图 席海波

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一书的序言中，曾对动物权利的观念做了简述：动物也是有知觉的，它们同样应该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，人类有义务维护这一点，他特别指出“动物有不被虐待的权利”。

动物权利，或称动物解放，是人类发起的保护动物不被人类作为占有物来对待的社会运动。这是一种非人类本位出发的社会思潮，其宗旨不仅要为动物争取被更仁慈对待的权利，更主张动物要享有精神上的权利，比如，和人类一样免受折磨的权利。

但批评者认为，由于动物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或是做出道德判断，不能够顾及他人的权利，甚至根本对权利没有概念，因此不能被认为应该享有精神上的权利。

一些动物权利主义者认为，尽管从根本上来说，将动物用于食用、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什么错，但仍应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。这种观点被称为“动物福利”主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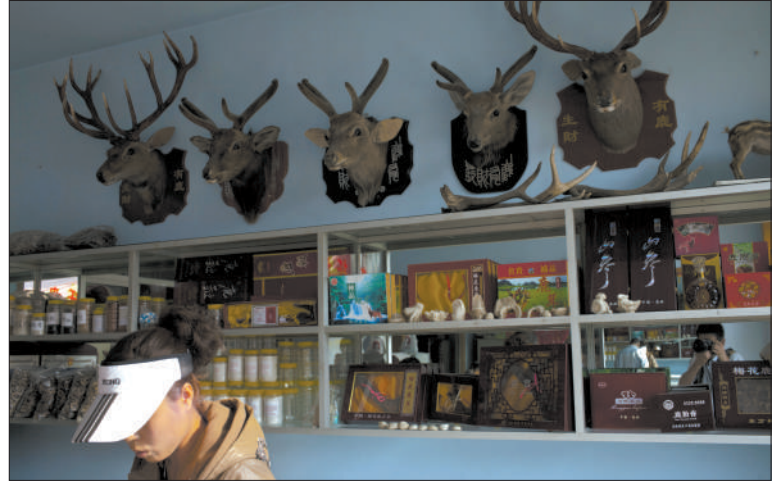
工人用吹管往梅花鹿身上吹麻药。现在割茸一般先麻醉。



养鹿人和收鹿茸的商贩在交易。养鹿业是当地的支柱经济产业。



工人在对新鲜的鹿茸进行处理，使之能更好地保存。



公鹿老了以后鹿茸品质下降，头颅和茸角被制成工艺品销售。

2011年6月19日，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。清晨4点，双阳的天空已经能见到微微的曙光，养鹿大户李占祥和自家鹿场的工人走进围栏。“吹它，接着吹它。”李占祥指挥着工人，要他们把吹管里的麻醉药吹向一只

梅花鹿。于是，梅花鹿暗红色的皮肤上，多了两只白色的针管。五六分钟后，梅花鹿有些支撑不住了，单腿跪下，舌头吐了出来，扎在身上的小针管，随之颤了几下。这种叫“鹿眠灵”的麻药55元一套，包括十支麻

药，十支解药。李占祥说，现在的麻药质量不如从前了，药劲儿小，有时要吹好几支才能放倒一只鹿。中了麻药的梅花鹿，歪着脖子，用鹿茸撑地，却还没有倒下。“差不多了，蒙眼睛。”工人悄悄地走近，轻轻地用

手抚下鹿的眼帘，抱紧它，防止它突然倒下而摔伤。然后用布遮住它的眼睛，这是怕鹿见到刀或者血，心脏受不了。终于，麻醉药起了作用。“砰”的一声，鹿倒下了。一名工人拿出专用止血带，熟练地扎在鹿茸根

部，防止采割的时候喷血。准备就绪后，工人拿出一把很亮的锯子。这是花了80元买的当地最好最快的锯。大约七分钟后，一对鹿茸就被割下了。工人将止血药抹到鹿的伤口上，并打一针麻药的解药，便完成了工作。

五点左右，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上就已经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。老李的鹿茸很快被一个南方的买家看中。作为地道的双阳人，老李讲起话来毫不含糊：“八副一万五，不能商量了。”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这些摸上去

还有些余温的鹿茸全部被买走。老李拿着卖鹿茸的钱回家，并盘算着给城里的女儿多少零花钱、给读书的儿子预存多少大学学费。而鹿茸交易市场上，更多的人还在比价格，看成色。现在鹿乡双阳已有超

过5000家在养鹿，平均每天的交易额在300万元以上。鹿茸是东北三宝之一。双阳养鹿大约始于清雍正时期。早期割鹿茸并不用麻药。一般是将鹿赶进一个狭小的通道，接着用夹板左右夹紧固定住，并且需要有

好几个工人把住鹿头，因为割茸的时候非常疼，怕鹿乱撞。鹿被割过一次茸角后，第二年看到割茸的固定夹板就会反抗，不肯往里走。因为它记得割茸时的痛。公鹿大约活十四、五年，产茸约十二年，每年可以割两茬鹿茸。当公

鹿老了，鹿茸的形状和质量已经卖不出价格的时候，它的生命也就到了终点。它的最后一副茸角不再被采割，而是和头颅被做成工艺品，成为墙壁上的装饰品。这几乎是“鹿乡”所有公鹿的共同命运。